

海边村、老家、老宅，我所看见的花有两种：一是蔬菜的花，比如黄瓜的花、南瓜的花、蚕豆的花等；二是野草的花，比如菊花、蒲公英、蛤蟆草的花等。这些花，从小到大，用不着担心，我们不会采的。不采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母亲说花有花神，花神的特点是娇嫩、害羞，你碰了它，它就谢掉，不结果实的；二是总觉得好端端的一朵花拔掉了，就像一个人突然被剥了衣服，砍了头颅，刺了手脚一样，会变得丑的，所以我们从来不来采。我坚定地认为，土地上的花，渐渐地生，渐渐地长，渐渐地谢，才是花拥有的生命过程，任何理由的采摘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甚至践踏，那不是花的宿命，而是人的宿命。

有一次，我在“上海之鱼”看风景。看见一位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小女孩在道旁树下漫步，妈妈问女儿，你看看，这里的花漂亮吗？女儿点点头说，漂亮。妈妈说，我给你采一朵，别在头上，如何？女儿一惊，摇着小手说，不要的，不要的。妈妈问为什么？小女孩说，还有别的小朋友要看的。我听着这话，先是感谢后是感动。别人也要看的——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境界，我有吗？

像花儿一样

高明昌

我走离了这对母女，但我的记忆里却逼真地收藏着一个花一样纯真女孩的形象。我想，这也许是小女孩一生里一次最富有情义的母女对白，也是我一生里看见的最纯洁的女孩心愿。我诵念起泰戈尔的诗句：“你不知道你是多么美

成为某本书的第一个读者，心情是愉悦的，难怪人们常说，读书，读书，先读（睹）为快。但是，万千读者，难得有成为某本书第一个读者的幸运。那么，成为某本书的最后一个读者呢？这也很难。书不会只印一本，有的书一版再版，甚至重印好多次，可见，成为某本书的最后一个读者，实际上也是并不容易的。读书就是读书，谁又会去想，自己是不是这本书的第几个，甚或是最后一个读者？

日前，我因写作，需要查证文中提及的人和事。我在文中所说的人，现在是一位百岁老人了。文中所说的事，是1950年元旦举办的华东区第一次农展会。其时，正是1949年后上海第一个元旦，上海人民在庆祝上海获得新生的狂欢中迎来了新上海第一次展会。新上海新鲜事，很值得一写。但是，事隔70年，我需要核对一下历史。农展会留下过一份“彙刊”，这么多年过去，那本“彙刊”还在吗？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，身边有读者证，网上预约也很方便，试试看吧。星期天下午，我去了上海图书馆。量体温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，顺利地进了图书馆。按照图书馆设定的程序，我在电脑中开始搜寻，一页一页，突然眼前一亮，那本“彙刊”跳了出来。真是大喜过望，我赶紧抄下编号，将纸条交给图书管理员。然后，我在阅览室择一座位坐下，静等书库出书。二十分钟后，管理员小心翼翼地捧着“彙刊”出来了，说这本书是孤本了，要送去修补了。管理员的话没错，是的时间过去了久，连当年的孩子都成了耄耋老人，“彙刊”能“老”吗？

最后一个读者

陆林森

捧着“彙刊”，回到座位，我将随身携带的一张报纸铺在桌上，将它放在报纸上，小心翼翼，慢慢翻阅。“彙刊”的纸，黄黄的，脆脆的，如秋风中的枯叶，轻轻一翻，窸窸窣窣，碎纸片直往下掉，我变得越发小心了，唯恐有什么闪失，对不起管理员。我费力地辨识模模糊糊的字迹，花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将这本不厚的“彙刊”翻完，捧着它，宝贝似的，还给了管理员，看着图书管理员写了一张纸条，贴在“彙刊”的封面上，轻轻地，放在一边，“彙刊”要暂别书库，送去修补了。

这本“彙刊”经过了多双手，多少双眼睛阅读？我不知道。它的第一个读者是谁？我更无从知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就在“彙刊”送去修补前，它是它的最后一个读者。待到“彙刊”修补后，重新放入书库，等候图书管理员取出，供读者翻阅，70年前的新上海新鲜事又将“过电影”似的，出现在第一个读者的面前。可是，谁又是修补后的“彙刊”第一个读者呢？一本书，从你的手上，传递到我的手上，又从我的手上，传递到他人手上，完成了一轮又一轮阅读视野中的奇妙旅行，带给人的不会是同一感受吧。回望70年前的一段历史，我在“彙刊”的历史陈迹中，感受着阅读的温度。



丽，你像花儿一样，但你比花儿更美丽。”

每一次回老家，七转八弯，开到金海支路时，我总是放慢车速，摇下车窗，让可爱的孙女看一看路两边的田地。田野当中，从稻秧到稻穗到稻谷，大地的颜色一直在变化，暂时还不识五谷的孙女，只能从变化里辨识色彩。让孙女看的还有在田埂上伸颈探脖、晃来荡去的白鹭。小女孩看见了白鹭，大声喊：大鸟、大鸟、大鸟，好多好多。妈妈顺口念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。孙女望望母亲接着背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。她是不知道这诗句意境的，但她一定知道走来走去、凌空飞翔的鸟好看，好看的东西在田野里。我也看到了白鹭，但我想到的却是极为私利的东西，我对妻子说，白鹭不好吃，气味重。你看看，我在美好的事物面前，看到的却是野味，我确定：这已经不是嘴巴馋的问题了，真的需要检讨。

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水，孙女也不例外。有一次回老家，夕阳嫣红的光里，她的母亲就给她舀了一桶水，倒在水泥地上。孙女用脚踩了上去，踩了几下就停了，伸出小手，指着地说，倒影，倒影。我们大喜过望，倒影，这个词怎么说得出来，我们一起搜索，是不是母女看书的时候出现过，而她记住了。倒影给予我们的惊喜，我们这个年纪已经没有了兴趣，那是因为我们发现与欣赏的感觉已经钝化，这是个可悲的故事。

孙女回老家一定吵着要看会抢食的鸡、会咕咕叫的鸽子，孙女会与书上的鸡、鸽子做比较，会看出书上的鸡，鸽子是静止的，而老家的鸡，鸽子是会动的，会动是一种生活现象，更是一种生命光辉。而我看到了鸡、鸽子，想到的是超市里我出多少钱能够买得动的青菜。我习惯思维里，美被异化成了一种东西。真的不愿意，其实许多美妙的东西，它们的生活过程永远带有原始的野性，那野性的一半是泥土，一半是本能。孙女回家，她母亲都要带她去宅前的机耕道上走一段路，看看路两边的

波浪之声，江海之语，声声澎湃，语语深沉。

是地球的激情之声？是宇宙的雄浑之语？

浪语，赞美人类力量的吟诵与呼唤。这大海，千万里的跋涉，翻卷出多少开拓者的艰难与磨炼。

浪语，抒发生命情感的悲壮与坚强。这大海，千万年的探索，流荡着多少航海者的思想与依恋。

有小溪的涓涓之水成巨流，有大风的忽忽之啸变洪荒。

有闪电之百尺剑，有雷霆之千钧魂，有鲲鹏之九万胆。

黎明或黄昏，太阳的升降礼仪，霞云的斑斓舞姿，浸满浪语之烂漫抒情。

每个人内心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点赞。由此，给别人点个赞，是别人的期待，是自己的心愿，也是人之常情和常理。

点赞是善意，点赞是敬意，点赞也是诚意，在点赞中，可以拉近人心的间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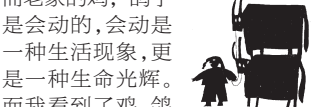
懂得点赞的人，不会对点赞吝惜。适时适度，恰如其分地给别人以点赞，点赞就是莞尔一笑，会心一笑，点赞就是关注亲切，关心亲密。在点赞中，不仅增进了情谊，也是对可能存在的隔阂和芥蒂的消弭。

点赞也是一种礼仪。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给别人点赞，是尊重，是情义，是为入处世的应有之举。点赞的慷慨，也是胸怀宽广的豪气。

给别人点个赞，不是某种交易，显得患失大可不必。锱铢必较更显得狭隘和多余。尝试在别人的多多点赞中，找到自我辽阔和愉

蔬。我有时也会去陪她走走一段。

最为奇妙的是蔬菜的花有两种开法，一种是先开花再结果，比如茄子、黄瓜、南瓜等；另一种是先成果再开花，比如青菜。青菜是先长大再开花，长到最老的时候才开花，与萝卜、韭菜是一样的。而那些属于野草类的荠菜，也是到最老的时候才开花。我和孙女在菜园里找了一圈，没有看见什么的花，孙女指着韭菜的梢头问我，爷爷，这是什么？我觉得说不清，就指着韭菜说，韭菜还没有长大，长大了就开花，我们要耐心等待。孙女的头一点，眼睛一眯，像是看见了花儿，并且像花儿一样地笑着。那时，我就知道，孩子啊，只有心里有花，眼里才有花，才有美，才有盼头。



出发或到达，汽笛的长空抒怀，铁锚的海洋意识，开放浪语之璀璨豪迈。是的，曾经沧海，那是一个多么宏阔的微观主题；曾经苍茫，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励志经历。浪语微音，那是星月之依恋，闪闪亮亮，爱的挚情。浪语恢弘，那是蛟龙之狂欢，轰轰烈烈，力的伸张。拍大海而动，天涯若比邻，一帆可量万里程；滔天穹而行，地球是圆的，脚下世界即中心。以我之心看世界，世界总在我心里；以世界之心看我，我心总在世界中。浪语白天听汹涌，浪语黑夜数涛声。浪语不能禁锢，能禁锢的不是海；浪语梦中有声，最是难忘沧海情。

浪语

高元兴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多为别人点赞

安凉

悦的心灵天地，这是一场美丽，绝非游戏。

给别人点个赞，与讨好无关，与媚俗也大有差异。点赞自有底线，也不无定力。三观一致，点赞就有意义，境界不一，早晚分崩离析，此时胡乱点赞，就成了青红皂白不辨，必然有害无益。

点赞说是信手拈来，或者出口随意，其实是长久沉淀于心池，有着深刻反复的时光漂洗，也有历经思想打磨的痕迹。

给别人点个赞，这多字中，是认知熟知，是知根知底，是一目了然植根于生活的阳光虹霓和风霜雪雨。

给别人点个赞，也是给自己大

大的鼓励。朋友圈能量正向，而且繁茂兴盛，这是岁月的累积，也是难得的造化，值得好好珍惜。在这人性的阴面时不时兴风作浪，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年代，能放手多点赞别人，就是一种令人钦羨的富足，是一种美好至上的环境，是自己的福气，是可发自肺腑地感恩天地、庆幸自己的。试想一下，倘若你的朋友圈，几无可点赞的朋友，几无可点赞的信息，那人生将是如何可悲，又如何无趣。

给别人多点赞，不是奉承，更不是抬捧，是礼貌的鼓掌，更是一种对向善和向上言行的力挺。在点赞中，那与大海和阳光一样元素的真善美的种子，会在人心草木般孕育。

多点赞吧。与明媚的阳光一起，使这泥沙俱下、大江东去的世界，多一些美与共，多一些春风如意，多一些春风十里。

沪剧《陈毅在上海》中，陈老总训斥军长为娶妻要房子，用四川话脱口而出：“你这脑壳要修理咯！”台下掌声四起，既颂陈毅的巍巍正气，也为他的幽默喝彩！

中华书局为流沙河《字看我一生》在成都举办新书发布会，沙河先生开言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全国人民都在‘庆祝’，都在花钱买东西，我很高兴。”时在11月11日，恰逢“双十一”，他先幽默了一把。读者用“川普”（川人自嘲普通话不标准）提问：“您能不能谈谈四川话的价值？”沙河先生告：“我听不懂，请你用四川话提问。”众被逗乐。他这才回答：“四川话很了不起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考虑把四川话定为国语，因为四川话融汇了多种方言，各地的人都能听得懂，只是因为地理位置偏僻，最后还是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。”场内哄然，纷纷自娱：“当时要是定了四川话，那全国人民都来学，好巴适哦。”

马识途先生1915年生于四川，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，“七七事变”后放弃工业救国幻想，1937年参加革命，次年入党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发表文学作品，与巴金、张秀熟、沙汀、艾芜并称“蜀中五老”。他服从组织安排，在党政多部门担任过要职，但错过了多次搞学术研究的机会。2013年，美洲华人作家协会会长亲到成都为马识途颁发“终身成就奖”。马老答谢：“我这一生几乎与遗憾相伴而生，现在还是遗憾，偏偏又给我发什么终身成就奖，我只能说我没有终身成就，只有终身遗憾。”幽默至极！

荣获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”称号的“巴蜀鬼才”魏明伦，与我聊及振兴川剧时说：“吾辈不下地狱，戏曲难上天堂。”充满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之勇气 and 自信，不乏他素有的幽默。一次在蓉蓉，魏明伦、著名画家邱笑秋等与我共席。魏对邱道：“笑秋，曾记否，困难时期你两口子还没结婚，要朋友到自贡我家中，我办的招待，有一大盆鲢鱼噢，那是啥子待遇啊！而今你的画值钱，得拿一幅画来还。”邱接腔：“要得，要得！咋个会忘啊！”哥俩情深，频频举杯，幽默浓稠，欢笑满席。

川人幽默，亦喜幽默，与其地理自然条件相对较好，人们闲时爱泡茶馆“冲壳子”（有胡吹乱侃随意说笑之意）不无关系。理发叫“剪脑壳”，在理有趣。女子脸飞红晕，旁人笑指“擦了摩登红”，诙谐时尚。朋友约饭，有人敬酒：“兄弟伙有啥子困难尽管开口，除了借钱，唉，我也莫法……”闻之你能不乐吗？李伯清“散打评书”巴蜀无人不晓，各省市爱听者亦众，成都著名旅游景点宽窄巷子还专设“李伯清书院”。为啥子？笑死人啊！

川人幽默

吴道富



黑白摄影虽被彩色摄影所淹没，为啥人们对黑白摄影的热情依旧不减？这是因为当初以理化原理问世的摄影，黑白光影一直被视作摄影的本身语言，且具有很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就像绘画诞生了油画艺术后，素描并没消亡的道理一样，黑白摄影的艺术生命仍将延续不断（如上左图《旅影》）。

初学摄影者起初不易捕获光影效果，主要是被纷繁的色彩所迷惑，最好的办法是增加黑白拍摄的基础训练。与绘画素描用单一色调表现相同，黑白彩色所考虑的因素相对单纯些；如持久进行黑白摄影练习，日渐月染，逐步辨识光影语言，最终就能掌握光影技巧的规律。

黑色凝重、白色高亢、灰色平实，这三种调子

构成了黑白摄影的特性（如上右图《雪村》）。纵然你面对五彩缤纷，只要经过镜头“黑白灰”的分解，对所摄物象就会有高度概括与提炼。在某些题材上，黑白照片不仅给人产生时空穿越，还可使图片更具历史沧桑感以及艺术抽象感，这便是广大摄影人为何爱

手机黑白摄影一二

谢震霖

不释手的主因。

那么手机怎样面对黑白拍摄？有两点可供参考——

前期拍摄。在拍摄前调制黑白模式，有些手机还会有黑白状态下“普通”“大光圈”“人像”“专业”等智能设置供选择。优点是，当整个过程调制黑白模式，图像信息经过人工智能的影响处理，模拟的黑白照片明暗层次分明，灰度及反差合乎人们审美习惯。

七夕会

缺点是，所有在此模式下拍摄的图像信息均为黑白，很难逆向恢复彩色状态；除非通过PS图层蒙版处理可以改回彩色，但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复原。

后期调整。先以彩色模式拍摄，事后经过挑选认为有必要以黑白形式呈现时，再对照片进行后期处理，也叫二度创作（如图中《旋转》彩色照片经过黑白二度创作得前后比较）。二度创作过程其实很有趣，照片通过转换后，非黑即白，颇有高洁和脱俗之感，甚至比彩色照片更具魅力。

提醒一下，彩色蜕变成黑白后的图像过程中会丢失一些色彩信息，仅保留亮度信息，像素也会降低。但拿捏得好黑白影调的变化特性，或在后期处理时注意中间过渡带灰色的层次，也能表达黑白摄影艺术情感——高冷、凝重、深沉（如下图《休渔》《车站》）。

摄影